

如今的日子好像天天在过年,弄得过年没有了衬托,反而显不出别致,仅仅似多了两个双休日而已,稀松平常。而在过去,日子虽过得平淡无奇,甚至还有点“结结巴巴”,但每逢腊月一到,大家便开始忙碌而紧张了,这一紧张,年味就出来了。

我想,在那时的一年365天里,将近有350天其实是平淡的铺垫,就为了凸显那半个月左右的过年高潮。几乎所有好吃的,好穿的,好用的,包括好说的话,都想集中在过年时分一股脑地享用。就好比现在的电影大片,所有的矛盾冲突、悬念高潮,都放到了最后的关头,一年捱到此时,一颗紧张驿动的心,还不提到了喉咙口?

所以,紧张而有悬念,是那时过年的最大特点。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,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给我印象最深的过年,就是在外“排队”,在家“聚会”。春节将至的街上,到处可见都是排队的纷攘景象。时值我们孩子也放了寒假,所以一有排队的活,大多都落在我们头上。按理排队购物应该是一桩苦不堪言的差事,但当时大家的脸上却分明洋溢着喜庆的笑意。还有行色匆匆的人们,都不忘互相传递着买年货的最新消息,比如:哪家菜场又推出不要票的议价小黄鱼了,哪家

“悬念”和“高潮”

管继平

商店又有紧俏的细粉金针菇卖了,消息传到,大伙都兴奋激动,几乎是直扑而去,像煞是不要钱似的以抢着为幸……至于在家“聚会”,其实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边聊天边干活。此时我较能体会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那句名言,因为那时充满了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。家务活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开心的是磨水磨粉和煎蛋饺,我们孩子都抢着干,估计是这活干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地坐着聊聊天讲之故,而至于斩肉酱春芝麻或是炒花生瓜子等活,则由于噪音太大反而不为孩子们喜欢。但那时家里传出的“噪音”,倒是越大越好,它是衡量弄堂里邻居们过年质量的一项参考“指标”。不怕你家没噪音,就怕哪家没声音。试想,如果哪家过年是悄无声息的,既无忙进忙出的喧闹,也无亲友往来的热闹,那这家的情况一定不太妙。所以,没到过年,愈是热闹愈是好,若是哪家斩肉酱春芝麻炒瓜子的噪音交相汇集,而且持续时间长,经久不衰,那不但抢了弄堂里的“风头”,还说明他家的年过得相当有“苗头”!

回想起来那时我的母亲还真不是

易,不但以微薄的工资操持着一家全年的简单生活,还要留有余地等待着春节的“一搏”。要知道石库门弄堂的灶披间可是好几户人家合用的公共空间,如果过年还拿不出几道像样的“绝活”,未免会让人小瞧了几分。尽管母亲平时节俭得要命,但过年时总不含糊,不但留有“悬念”,而且还要抖出“包袱”。所以,每到过年,除了大家凭票能买到的年货一样不缺外,母亲总还想方设法翻些别人家所没有的新花样。记得她每年总让父亲早早地写信,让乡下的亲戚带点年货来,如风干的鸡鸭或是腌制的咸鱼咸肉之类。若是实在没人上来,这些风干的鸡鸭鱼肉还可以通过邮寄寄来。有时正当为年夜饭的桌上还缺点什么而一筹莫展时,突然上午从邮局飞来的鸭子包裹则成了母亲的最后“悬念”。

初一大早,父亲亮出的“绝招”就是以一手不俗的颜体毛笔字,将昨晚写好的一副大红春联贴在门上。那时的父亲,还属于是里弄内的“管制分子”,但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记得他上下联写得最多的两句就是:“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。”

贴好春联的父亲,往往泡上一壶茶坐于门前,期待着过往邻居投来的一丝赞许目光。

荻港有点老

赵春华

摸黑去了荻港,只见着一两家灯火亮了,走进,是一家点心店,一个五十开外的妇女在忙着,旁边的桌子上已放了蒸熟的发糕。隔壁小店也亮着灯,一位中年男子在做机制馄饨皮,还有面条。我问女店主:有馄饨吗?她说:有。她就到隔壁店取来了馄饨皮。她说大肉馄饨5元一客,小肉馄饨3元一碗。我要大肉馄饨的,她手脚麻利地包了10只,下锅,不一会儿,捞起,装碗,和着鲜汤。我吃着,饱满,汤汁鲜,很是满意。

走出小店,天色微明,把荻港显现出来了。

一条不宽的小河穿镇而过,有点蜿蜒,两岸的老房子挨挨挤挤,随河而建,也有些蜿蜒了。沿河多商铺,店面不大,一家挨一家。我沿着踏得光溜的石板路,走着走着,多半是南北什货。沿河临河处是一排长长的木质美人靠,有的店货物放不下了,就在门口的美人靠上放了,有被絮、尼龙丝网、铁皮簸箕、竹篮、木锯、鞋垫等。有意思的是有的商品放在了一只只竹篮子里,真是见所未见。

小小荻港,有好几家茶馆店呢,喝茶的都是些男性老者,烟雾腾腾间看着他们闲散地聊天,有的在边喝茶边吃点心。这很像沪郊解放前后的情景、风俗。我走进一家茶馆里,店里写着“一元茶”的字样,原来,只需花一元钱的水钱,茶杯自带,便可喝个痛快了。

江南不少小镇沿河建廊棚,嘉兴西塘的有名了,而荻港也有,绝不逊色于西塘,且廊棚下多了一排排美人靠。这美人靠除了可以歇脚,还可以放些商品,茶馆店里人满为患时,我看到有好几个老人就坐在美人靠上捧着茶杯喝茶,随意,空气清新,可人。

沿着街路走呀走,走到尽头处便是京杭大运河了,一条大货船行驶在运河里。我寻寻觅觅,又向一位老者打听,终于找到了当年的荻港码头。码头的一头,台阶没在水中,露出水面的台阶上一根铁桩是当年码头缆船的见证。码头的另一头石阶上被人用网围起养了几只母鸡,正在啄食菜叶。遥想当年,这里是荻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和窗口。荻港的读书人,就是通过这个地方,走向全国,走向全世界。

“乡戏”过去进行时

李付春

曾经读过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,我们村里以前也有《乡戏》,也就是乡村大戏,方圆五六里地的人都来俺村看戏,一进腊月门儿,大戏就该开始了。

我们那个村是有几百口人的小村,也成立了一个剧团。当时我念小学三年级,也想加入剧团,人家不要,说我什么也演不了,光碍事。爷爷是村里的治保主任,大小也算是个村干部,我就求他说情,最后混了个拉幕的差事。这也在小伙伴们中间挣足了面子。别说,还真有两次露脸的机会,一次是替补一个小演员,小演员病了;还有一次是做群众演员,给我染了红脸蛋,好几天都没舍得洗。

真正搭台唱戏,一般是在春节前后,进入冬天农闲时大多是排练。唱戏,首先要搭戏台,就是三面挖沟堆起的土台子,栽几根木桩,从供销社借来两块帆布搭棚。然后在戏台正上方,吊起一盏汽灯,“吡吡”地响着,冒着白亮的光,尽管在篷布里面,戏台的上方仍然是光亮的。人们看戏总是看到重样的,干脆换个口味去外村看,大老远都能摸黑找到唱戏的地方,那是我们冲着最光亮的地方去就成。

演出常常会闹出一些趣事,令人捧腹大笑。有的演员忘了戏词,怎么办?早就有人在幕后提词,提一句,唱一句。台下的观众摸不着头脑,不知他们是在演出,还是在吵架。当明白是怎么回事时,台下人笑,台上人也笑。

那个时候的排练完全是把别人的照搬过来,根本不是正规版本。那时有许多农民不识字,全靠别人提词,那些拉弦子、敲锣鼓的人,也不是很在行。每逢演员唱罢几句,敲锣鼓的便敲打一阵,然后拉弦子的拉“过门”;再唱几句,再敲锣鼓,拉“过门”,依此循环。有一次,敲锣鼓的人只顾看戏,忘记了敲。拉弦子的就停下来喊:“敲啊!敲啊!”此时,敲锣鼓的才猛醒过来,慌乱猛敲一阵,弄得看戏人、唱戏人一阵哄笑。记得我们村排练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和《杜鹃山》的时候,村里的人手不够,就把我们语文老师请来出演《杜鹃山》女主角柯湘,她是城市来乡下教书的,不仅人长得漂亮,课讲得也好。她的唱腔与后来电影里的杨春霞简直是出自一个人似的,以至于后来每逢看见或听见杨春霞的唱段,我就认为是我们老师在唱。

当时,我的“工作”一是拉幕,另一就是“砸炮子”。“砸炮子”就是大家看到戏台上打枪的“情景”,戏台上一抬手打枪,我就在幕后用小铁锤砸一颗火药炮。说来好笑,有时我只顾看戏了,那枪举了好长时间了,我这里还没有响,害得民兵连长过来扭我的耳朵。咱也不能没记性啊!就把炮子准备好了,小铁锤举过头顶,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枪,那里还没有瞄准儿,我这里先砸响了,最后只让我负责拉幕了。当然也有冤枉我的时候,那是炮子的质量不合格,出现了哑炮。

那些农民演员有许多根本没进过学校大门,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不过,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图个喜庆,图个快乐。

小时候,每到过年时节,冻梨是必备的。吃完年夜饭,新年鞭炮一响,要解腻首选它。着急的人,一口咬下去,牙在梨上留下两道白印,嘴里吸哈吸哈的,惬意极了。不急的人,等梨子化得软了,细细地吸,慢慢地品。

冻梨在东北、华北地区非常多,尤以东北最为盛行。东北人家家家买水果,常常是一袋又一袋的买,一袋里至少有30斤,就搁在外面可劲儿冻。这种自然的冷,造就了独特的冻梨风味。因为,天气隔几天暖和一些,于是冻化了;隔几天温度更低一些,然后化了又冻。所以,常常冻梨颜色是黑的。这种梨不但解油腻,还能解酒。春节的时候,冰冰凉的冻梨,从喉淌到胃,热酒在胃里造的火就熄了,顿觉无比凉爽。

冻梨从外面拿回屋,起初看上去黑

难得有一个空闲周末,就想呆在家里看看书消遣时光。无意间看到书上介绍“梭子鱼”,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关于梭子鱼“笨”的事。

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,把一条梭子鱼放进一个有许多小鱼的水池里,任何时候梭子鱼饿了,只要张张嘴,把小鱼吞进去就行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科学家用一个玻璃瓶罩住了梭子鱼。开始时,小鱼在瓶子外面游来游去,梭子鱼就迎上去,但每次都撞在了瓶壁上。慢慢地,梭子鱼的冲撞越来越少,最后,它完全绝望了,放弃了捕食小鱼的所有努力。



古镇百味在晨曦

周平摄

冻梨

付秀宏

黑的,或是黑褐色,冻得就像铁坨坨,还有多个梨子结成一坨。冻梨,冻后真的特别硬,把它扔到地上,也不会有丝毫损伤。梨碰梨,有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,就像孩子们听到老师的风琴声一样。冻梨用凉水泡着,会看见梨子表面结了一层乳白色、透明的冰。

等上一个时辰,盆子里的梨子化软了,把冰磕掉,然后把梨拿出来,放在嘴里一咬,凉凉啊。可梨肉呢,软软的,甜甜的,还有点滑,好吃极了。有不少人特想将东北的冻梨搬到南方,于是在冰箱的冷冻室中炮制,却没有那种天然冻的奇妙感觉。

冻梨有两种吃法。第一,乃小众

的吃法。只要牙口好,能耐得住凉,不要在水里化它。洗净之后就开吃。一口一口细细地咬,梨肉甚是甘甜,只是那份凉让人皱眉,冰得牙都会打颤,冷得心会哆嗦,这份冷到心窝的感觉却让人着迷。能耐住这份凉的人,总会啃个没完,而啃到后面,随着梨慢慢解冻,越吃越不冷了。

第二种吃法,是比较大众的吃法。捏开外围冰,冻梨已软蔫。咬开一个小口,有一丝冰凉清甜直奔肺腑,顺着第一口,慢慢吸里面的汁,每一口都那么甜丝丝、冰冰凉的。这种吸,就是吃,要的就是这份“天然果汁”的雅致。

吃冻梨,就像又遇到了儿时的伙伴一般,那种感觉,说不出,道不明。一梨在手,慢慢吃,慢慢品,品的是岁月,品的也是生活。

由梭子鱼想到的

刘国琪

张张嘴。最后,这条可怜的梭子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。听了这个故事,也许你会说,这条梭子鱼真是笨死了。

其实,梭子鱼原来并不笨,捕食小鱼是它的拿手好戏,它是一条能够独立生活的正常的鱼。可是,无数次的碰壁后,梭子鱼开始怀疑自己捕食的能力,后来,它彻底绝望了,坚信自己是一条笨鱼。这种无能感最终害死了它。

写到这,不免让我又想起了“笨”的另一端,而这一个“笨”,到最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尾。

有一个小孩小时候,天赋一点也

不高,甚至经常被人耻笑为“愚蠢之辈”。据说,比如像《岳阳楼记》这样的文章,背上几十上百遍也不一定能背得下来。好在他是坚持的孩子。

一天晚上,这个小孩在家读书,一篇不到几百字的《岳阳楼记》,他念了不下20遍还没有背下来。这时他家来了一个贼,躲在他家的屋檐下向屋里偷窥,想等这小孩背好了睡觉之后捞点值钱的东西就走。可是贼等等啊等等,小孩就是背不下来,一个时辰过去了,他还在翻来覆去地读。

终于,贼受不了了,霍地跳下来,冲着小孩大怒道:“像你这种笨人还读什么书!”然后将《岳阳楼记》一字不落背了一遍,扬长而去!当然,也忘记了偷东西。

今天,贼人叫什么我们不知道,但

这个笨小孩,我们大家一定都听说过,他就是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,终成封建社会中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“三不朽”的曾国藩。

无可辩驳,梭子鱼的失败和笨,在于梭子鱼在备受打击之后,即使有小鱼游到嘴边,它也没有坚持一下,导致最终死掉了。而“笨小孩”曾国藩遇上小偷,由于笨小孩的坚持,小偷忘记了偷东西。

梭子鱼和笨小孩的故事,告诉我们,生命中,努力与收获是成正比的,伟大的成功可以通过辛勤的劳动换得。即便天生愚钝,只要不懈不怠,日积月累,一直坚持,奇迹早晚也会被创造出来。

生命的意义也在于:“自己尽了努力和努力过程”。

华亭风

刘兆麟书